離鄉集

戈壁著

版權所有

離鄉集

戈壁作

發行者
祝惺元
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

印刷所
新民印書館
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

發行所
新民印書館
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

定價十二圓

中華民國卅三年十月廿日印刷・中華民國卅三年十月卅日發行

離鄉集

戈壁著

短篇小說集

新民印書館版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

序

這里所收集的，一共是六篇小說，六篇童話，六篇隨筆和雜文。執筆的年代，是從民國二十八年冬季一直到三十三年春天，整整經過了六個年頭；所以編排的次序，也按照着發表日期的先後。

對於這些東西，我自己很看不上眼；尤其是早期的幾篇作品，全够不上創作的水準。只是爲了不能忘却執筆當時的環境和心情，便也一併收進去了。然而，對此我倒並不怎麼感覺着可羞，猶如看見自己幼年時代抹鼻涕的照像，並不怎麼值得羞臊一樣。可羞的僅是在整理完了原稿之後，看到被這麼一點點低劣寒素的東西，竟佔去自己五年多的時光，不禁有些臉紅了。

六年十萬字，足以證明我沒有文學的精力和才能。幸而從來就不曾夢想過做作家，倘可聊以解嘲。如此而已！

一九四四年春天

離鄉集

目次

序

第一輯

離鄉……一
家……四三
小鳥……五七
歌的故事……六七
試煉……七七
行營……九三

第二輯

梟鳥……一一三

光之子……二九
狐和驢……三五
話匣子的悲哀……三三
池邊的春天……三九
鼠的故事……四五

第三輯

流滅……五七
好夢……六一
隨感錄……六五
城與人……七七
根性沒法子談藪……七九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

第一輯

離鄉

一　遠地的行旅

素常冷清的小火車站，這回突然熱鬧起來，早晨七點半鐘北開的大票車還沒進站的時候，三等候車室裡便擠滿了一夥襤褸的人群。春天的夜停留得短了，稀薄的陽光已經從那厚重的百葉窗投射了進來，映照在這夥人的骯髒的臉和衣服上，幻成一堆灰濛濛的塵土。

這是些有着棕色皮膚與茁壯筋肉的莊稼漢子，一個個把瘦小的行李捆捎在脊梁後面，胳膊中間繫條白布，上面用墨寫着幾個黑字，底下用紅筆註明號碼，表示已竟是有了主顧的活動貨物。他們拥簇而且忙亂地蠕動在寬大的票房子裡面，等待這躍票車開來。濃烈的汗臭氣味，瀰滿了房間，使那兩個携着漂亮手皮包的女人，都使手帕堵住了嘴，一面頻頻地抬起頭望壁上的鐘，樣子顯得分外急燥。

蹲在牆角邊兩個人，把麻花被捲坐在屁股底下。那個抽風車牌煙的，問他身旁的伙伴：

「老姜！你坐過火車沒有？」

姜德祿正低着頭想些甚麼，聽到問，才抬起頭來答：

「沒坐過，前幾年到西海口拉鹽脚的時候，倒時常看見過。」

「出門逛蕩逛蕩倒也不錯，就差離家太遠了，拋下孩子老婆一大堆，沒有法子辦。」

「那怕甚麼，在外頭掙錢養家，還不是一個樣？」姜德祿年輕的臉上，浮出希望的笑影，望着孫長青。

「話倒是那麼說，可是，外面的錢也眞不容易掙呀！」

「這年月錢緊倒是緊，可聽說北邊做洋工的都不壞，有把子力氣，出了鄉下，總容易對付。先說使下來的那十五塊錢長支，就夠過個個把月的，等到北邊賺了錢，不就接濟上了麼。再積攢幾個，入冬一回來，混個年吃年用的，等開了春，再想法子唄！」

「唉！兄弟！你不像我；孩子多，你嫂子又常常鬧病鬧災的。那十五塊錢，哪能頂上一個月的磨費？地交出去不種倒沒什麼，可是鄉下的修道啦，派官工啦，也夠麻煩，一個婦道家々的頂什麼。從去年拉下的虧空，眼瞧着到五月節就是一筆要緊的債務……！」

「誰家都是一個樣呵！可既然出來了……」

話又觸到痛苦的絃子上，兩個人都不願再說下去了。去年夏天遭到一場災，雨水淹沒了地裡的莊稼，等水退去的時候，只剩下半段光桿子。秋天繳不上租子不算，連春天的肥料錢，僱牛費，統統都變成了債，而且這一年的食糧，更成了嚴重的問題，向別人去借貸吧，鄉下又全是些過同樣苦日子的人，這一冬天簡直就同滾油鍋似的熬了過來，地算是不能種了，鄉下又沒有賣苦力的地方，連那僻塞的小市鎮上做卯子工也全沒人要……。

幸虧春天一開凍，招工的到鄉下來了，給人們闢出一條新的生路。於是，驅追着一批一批的莊稼人，連接着走上這條路上來了。

領工的韓苦力頭招呼了一聲，孫長青趕忙拋掉煙捲蒂巴，揹上行李捲，和姜德祿隨着排列在人群後面。

列車喘息着停在站台上，這群人便搶着擠上去。開駛了一夜的車，三等廂裡已滿載着乘客，充滿了混濁氣味，客人們都在疲憊中朦朦朧朧地盹睡，地上亂拋着橘子皮，糖果紙，辦當盒子一類的東西，讓人覺得沒處下脚。

工頭命令着自己找坐位，於是，大家就來來往往地在狹窄的車廂裡轉，車廂裡就更顯得

混亂起來。

車開了，只有幾個人找得坐位，剩下來的便塞滿在過道中間，雖然有不少獨自坦然臥在一個座位上的高等乘客，但他們只能瞧一眼走開。這樣，還要惹得那些躺着的客人現出厭惡的模樣，縐結着眉頭，對他們翻翻惺忪的眼皮。

穿黃制服的車僮，領了一位女乘客走進來，他們趕忙向旁邊躲開，隨着車體的震盪，拙笨的身軀放不穩的擺跌着。等待那車僮喚醒了一位睡着的客人，恭敬地請女乘客就坐之後，立刻收拾起臉上的笑容，嚴厲地指揮着說：

「去！這場站着碍事，靠一邊兒去！」

於是，前面的人便畏縮着向後面躲，統統擠到靠近洗面所那個小空間裡面。

車在大平原上加速地奔馳着，鐵道兩旁的村落和田野連接地移向後面去。所有的草木全都發了嫩嫩的芽葉，望着已竟是一片青葱了。在大陸的春天特有的晴朗的空氣裡，到處望得見忙着播種的人和牲畜，熟悉的田園景色，觸動了這群被逐出土地的人們的感傷；那鬆軟軟的土壤，紅色和金色的穀粒，由自家的手播下去豐收的種子……許多希望和愉快，現在都變成了空虛的回憶，眼前這些活動在大地上的人影，在他們看來是多麼幸福呵！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